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高陽《草莽英雄》中王翠翹史料的來源與應用

doi:10.7013/CCTHCWHSNK.200112.0209

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 (4), 2001

作者/Author：陳益源

頁數/Page：209-22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1/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7013/CCTHCWHSNK.200112.0209>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高陽《草莽英雄》中王翠翹史料的來源與應用

陳 益 源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摘 要

台灣高陽（1922～1992）歷史小說作品質量均高，研究亦夥，惟獨描寫海盜徐海與妓女王翠翹的《草莽英雄》，竟乏人問津。事實上，高陽創作《草莽英雄》，既有其卓越的歷史眼光，也有豐厚的文學素養，尤其對名妓王翠翹在嘉靖平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他參考了相關史料，以其生花妙筆，對王翠翹與徐海等人的故事，做了很深刻的描寫。本文先是勾稽高陽筆下的王翠翹形象及其事蹟（身世、勸降、出家、投海），進而循線探索《草莽英雄》應用王翠翹史料的可能來源，發現高陽主要是參考明代民間徐海、王翠翹傳說的早期記錄：徐學謨〈王翹兒〉及其增改之作余懷〈王翠翹傳〉，和戴士琳〈李翠翹〉這三篇文言短篇材料，賦予高度想像後，重新創造出一個嶄新的王翠翹形象。此一結論，對於王翠翹故事演變的了解，以及高陽歷史小說真相的認識，均有裨益。

Abstract

There are not only high qualities and quantities in Kao-Young's (1922-1992) historical fictions in Taiwan but also many people doing researches about them. It's a pity that there was no one has interests in studying of pirate Shyu Hae and prostitute Wang Tsuey-Chyau. In fact, Kao Young created "The Savage Hero" with eminent historical views and rich literature foundations. Especially in the description in the key role of prostitute Wang Tsuey-Chyau who overcame the Japanese during the period of Jia-Jinq, Kao-Young referred to lots of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portray the story of Wang Tsuey-Chyau and Shyu Hae to the life. The author described the Wang Tsuey-Chyau's fresh image and her life (including her family, her counseling capitulation, being a nun and committing suicide by jumping into the sea) of Kao-Young's novel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paper. Then the author followed the clues hidden in the materials to explore how "The Savage Hero" applie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Wang Tsuey-Chyau. It is found that Kao-Young recreated a new Wang Tsuey-Chyau's image with high imagination by referring to the early records of folks of Shyu Hae and Wang Tsuey-Chyau in the Ming dynasty. These records were the three short stories of Shyu Shyue-Mo's "Wang Chyau Erl", it's remade novel which is Yu Hwai's "The Biography of Wang Tsuey-Chyau" and Day Shyh- Lin's "Li Tsuey Chyau". This conclusion benefits u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of Wang Tsuey-Chyau's story and acknowledge the real aspect of Kao-Young's historical fiction.

關鍵詞：高陽 歷史小說 《草莽英雄》 王翠翹

Keyword: Kao Young Historical Fiction "The Savage Hero" Wang Tsuey-Chyau

壹、前言

歷史小說名家高陽（許晏駢，1922～1992），堅持「以歷史入小說，用小說述歷史」，故而他在創作歷史小說時，常有官修正史、稗官野史、文獻檔案、家族傳聞、文學古籍等多重管道的資料來源，這是眾所周知的^(註一)。即使是常被研究者忽略的《草莽英雄》，也確有多重來源可考，故而該書封面簡介曾說：

明世宗朝倭患之年皆歸功於胡宗憲、戚繼光、俞大猷；不知名妓王翠翹在其中發生了極大的作用。高陽不僅參考了明朝有關的史料，求證且遠及日本的記載，漢奸為何勾結倭寇；倭寇為何肆虐，以及為何被逐，在高陽的生花妙筆之下，逸趣橫生，令人不忍釋手。^(註二)

高陽在民國七十年（1981）出版的這部《草莽英雄》，故事選擇明代嘉靖年間的倭寇之亂為背景，他藉由對王翠翹勸降徐海祕辛的娓娓道來，確實成功地塑造了一位不平凡的妓女和一個英雄式的海盜。這對海盜與妓女的故事，歷史性既高，戲劇性亦強，說本書「逸趣橫生，令人不忍釋手」，是一點也不為過的；然而，在目前許多研究高陽作品的論著裡，卻幾乎看不到有人特別關注此書，實在有點古怪。

《草莽英雄》被忽略之所以古怪，理由是王翠翹其人其事，無論在中國、日本或越南，都享有極高的知名度，而且紛紛產生了大量的史料傳說、小說戲曲、敘事長詩和民間故事^(註三)。高陽在台灣能以王翠翹故事為題材來創作歷史小

註一：詳參江澄格：《歷史小說巨擘高陽》（台北：三思堂，1995年6月），第二章第四節，頁109～124。

註二：本文採用之版本，乃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93年5月初版。

註三：中國王翠翹史料傳說，重要者有采九德：《倭變事略》、茅坤：《紀剿徐海本末》、徐學謨：

說，足其歷史眼光之獨到，照理說應該得到更多的注目才對。

因此，本文擬專就高陽《草莽英雄》一書，勾稽作者筆下的王翠翹形象及其事蹟，探索它們的各種來源，以及作者應用王翠翹相關史料的手法，以便讓我們對王翠翹故事的發展演變和高陽歷史小說的創作手法，能有更深入的認識與了解。

貳、高陽筆下的王翠翹形象及其事蹟

高陽《草莽英雄》近千頁，約五十餘萬言。所謂「草莽英雄」，指的是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引大隅、薩摩二島倭分掠瓜洲、上海、慈谿，自引萬餘人攻乍浦」，後經總督胡宗憲勸降卻遭圍剿的浙江海盜徐海^{註四}。本書以「草莽英雄」命名，顯見高陽有意替徐海翻案，書中阿狗曾向徐海徵詢著說要把前因後果告訴素芳，讓她評評理，底下一段文字極精簡地概括出整個故事的梗概：

〈王翹兒〉、戴士琳：〈李翠翹〉；小說戲曲方面，有余懷：〈王翠翹傳〉、陸人龍：〈胡總制巧用華隸卿，王翠翹死報徐明山〉、周清原：〈胡少保平倭戰功〉、青心才人：〈金雲翹傳〉，佚名：〈兩香丸〉傳奇、王鐵：〈丘虎秋〉傳奇、葉稚斐：〈琥珀匙〉傳奇、夏秉衡：〈雙翠園〉傳奇等；民間故事，則有廣西京族所流傳的〈金仲和阿翹〉。〈金仲和阿翹〉這則民間故事，其實是受到越南詩人阮攸敘事長詩《金雲翹傳》的直接影響；阮攸喃傳名著《金雲翹傳》，和日本西田維則：《繡像通俗金魚傳》、馬田柳浪：《朝顏日記》、曲亭馬琴：《風俗金魚傳》……等大批翻譯改寫之作一樣，均屬於中國域外的王翠翹文學作品，成就雖有高低，但基本上都跟青心才人《金雲翹傳》小說有關。詳參陳益源：〈王翠翹故事的雅俗變遷——從史料傳說到民間故事〉、〈從影響層面看中國小說的歷史定位——以青心才人《金雲翹傳》為例〉，前者為國立中興大學「第一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後者為韓國高麗大學「1998年度中國語文學國際學術大會」論文，載於二會會議論文集，並收入陳益源：《古代小說述論》（北京：線裝書局，1999年12月），頁18～52。

註四：引文見於清張廷玉等撰：《明史·胡宗憲傳》，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本（台北：明文書局，1991年10月），第一〇〇冊頁504。徐海為寇五年（茅坤：《紀剿徐海本末》）尾附江上丈人曰：「海以一縑衣，起島上，五年之間，百戰百勝……」，最後被胡宗憲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八月消滅，相關史實可參鄭櫟生：〈胡宗憲靖倭始末（1555～1559）〉、〈明代倭寇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兼言倭寇史料〉二文，前者載於《漢學研究》第十二卷第一期（1994年6月），頁179～202；後者載於《淡江史學》第十一期（2000年6月），頁79～104。

……於是阿狗將徐海如何由虎跑寺的明山和尚，一變為海盜的大首領；如何臥底為官軍的內應，以及胡宗憲如何許以酬庸而不能實踐諾言，反要徐海去誘捕汪直；以及趙文華如何為了爭功獻媚，想收捕徐海，獻送王翠翹，原原本本地說了給素芳聽；最後談到羅龍文。

（頁707）^{（註五）}

引文中除了阿狗和素芳之外，徐海、胡宗憲、汪直、趙文華、王翠翹、羅龍文等人，都是與嘉靖倭亂直接有關的歷史真實人物，不過其人物性格之複雜與彼此關係之詭譎多變，則又大多出自高陽的幻設。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任憑作者馳騁於字裡行間，營造出一場「淒豔詭異的故事」（頁915），把「紅顏薄命，英雄末路，都湊在一起了」（頁888）。

下面我們先分幾個段落，綜述高陽筆下的王翠翹形象及其事蹟：

一、身 世

王翠翹「從小孤苦伶仃，連生身父母都不知道是誰」（頁917），她是杭州瓦子巷王九媽家「紅極一時的名妓」（頁143），身邊有個侍兒叫小蓮（頁125），家中另有一個像「唸過書」的侍女綠珠（頁221）。那瓦子巷「是紙醉金迷的地方」（頁93），老鴇王九媽則「是個老妖怪，五十歲的人，擦一臉粉，帶一頭花，穿的衣服，比十七八的『大青娘』還鮮豔」（頁91）、「出名的會耍賴」（頁101），但能善待翠翹。

小蓮、綠珠和王九媽在書中幾乎沒有什麼表現，毫不起眼。翠翹倒是「豔名四播的人物」（頁139），「彈得一手好琵琶，唱得一口好吳歎」（頁213）。

註五：以下引文，出自風雲時代版《草莽英雄》者，逕標頁碼，不另一一出註。

她「本性忠厚」（頁79），對「到處拈花惹草的浪子」（頁81）——徐海付出了真情，同時她也有著「爭強好勝的性格」（頁112），即便在掩護徐海而被羈押問訊時，仍能「在塊草蓆上，扭著腰一手撐地，半跪半坐；另外一隻手不斷地摺著披散的長髮，竟有些意態悠閒的樣子」（頁108），形象鮮明。

二、勸 降

徐海原是大盜汪直的手下，後因逃避追緝，躲到五叔四空和尚當住持的六和寺，出家當和尚，法號「明山」，轉往虎跑寺掛單以後，竟決定斷指從佛，懺悔宿業，最後甚至奉命重回賊窟臥底，伺機勸說汪直來歸順朝廷，可惜一度功敗垂成。王翠翹原本「有私房錢」（頁81），打算存夠錢，要贖身嫁給徐海的，亦不料事與願違。

幾年後，她仍身陷風塵，並且「有個大戶在養他」（頁211）。那位大戶正是徽州富商羅龍文，與浙江總督胡宗憲是同鄉。胡宗憲乍見盛裝打扮的王翠翹時，看她「這樣高貴的儀態氣度」，整個人都看呆了，簡直「不能令人信她是青樓中人」（頁210）；酒到三分，「胡宗憲雖未到放浪形骸的地步，但已像熟客那樣，對王翠翹調笑親熱，不大有顧忌了」（頁213）。有一次，胡宗憲在工部侍郎趙文華面前盛讚王翠翹，後雖改口：「王翠翹我見過一面，說她如何豔麗，也不見得；甚至只好當個『中人之姿』的老話。不過手上那面琵琶，真有『人間那得幾回聞』之妙！」（頁237）卻已種下翠翹的禍端，這是後話。

早先，鼓動徐海還俗落草打入倭寇海盜腹心的，不是別人，正是羅龍文與胡宗憲。此刻，徐海正率寇來攻桐鄉，羅龍文於是以「英雄美人，白頭偕老」、「有朝一日安安穩穩地磕頭謝誥封」（頁337）為說詞來打動王翠翹，期勉她去到徐海身邊，「勸徐海來歸順」（頁338）。

王翠翹「爲了徐海，爲了羅龍文相待之厚」（頁339），毅然前往賊營。

三、出家

徐海、王翠翹重逢，徐海看到翠翹一點沒有變：「說話還是咕咕呱呱，半句不肯饒人的樣子；而且也還是那樣漂亮。」（頁343）翠翹倒發現徐海變得驕奢、粗暴許多，「決定要切切實實地拿他矯正過來」（頁344），以防本性迷失。這回，在徐海扯同夥葉麻後腿的暗助下，桐鄉就此解圍。之後，徐海在王翠翹等人的協助下，積極展開結合同夥接受招撫的行動，沒想到官軍失信，自己竟落入被捕之列。

官軍之所以失信於徐海，起因於趙文華心懷不軌。趙文華自從聽胡宗憲盛讚王翠翹之後，便準備「到嚴世蕃面前去舉薦獻媚」（頁649），早就開始「在打王翠翹的主意」（頁679），後來趙文華自己初見翠翹，失魂落魄，「驀地裡勾起了五百年前的風流債」（頁954），「蓄意要將翠翹騙到手再說」（頁963）。令人意想不到的，羅龍文竟也暗藏「犧牲王翠翹」（頁733），以求借嚴世蕃之力扳倒趙文華，再進一步「除巨奸大慝」（指嚴嵩、嚴世蕃父子，頁850）的鬼胎。此刻情勢之險惡，連那「論公，受趙文華節制；論私，受趙文華提攜」（頁745）的總督胡宗憲也束手無策，逼得徐海不得不考慮再度出海繼續臥底，而王翠翹既然無法跟他一起遠走高飛，也只得遁入嘉興法雲庵心雲老師太門下削髮為尼，以保清白。

王翠翹出家前，「眼神靜穆而有光采；臉色端莊而又恬適」（頁658），令徐海為之肅然起敬。出家後，「氣量不狹」（頁711）的她，真心感激素芳為救徐海的捨身相報，而且明知趙文華志在奪豔，「假借相府嚴夫人起佛樓，要找尼姑去照料香火的名義」（頁965）來騙她，她還是答應了趙文華：「等明山一出海，我就跟他進京；到相府佛樓上去司香」（頁996）。其實她在跟趙文華談條件時，已經拜錦衣衛大堂陸炳孀母為義母而得到靠山了，可是「爲了明山能

夠順順利利出海，去幹他安身立命的大事」（頁996），她不得不做痛苦的抉擇。

四、投 海

讀過書、明事理而又爭勝好強的王翠翹，她曾「有她寄託在徐海身上的一份理想，憧憬著山清水綠之處，倘佯自在的生涯」（頁598），並且還以「剛烈的語氣，加上嬌憨的神情」對徐海保證過：「那怕我從前的出身不好，到頭來總是一個守節的人！」（頁625）如今理想幻滅，眼看清白不保，只能歸咎「前世的冤孽」，認定自己「是個不祥之身，合該受災受難」（頁970）。

在羅龍文作媒、義母陸太婆主婚、胡宗憲致賀的熱鬧排場下，從法雲庵還俗的王翠翹終於和徐海倉促成親。王翠翹以她的似水柔情，重燃徐海「遠涉風濤，收功異域」（頁946）的求名鬥志。她堅持要送徐海上船，行前並特別為他彈奏琵琶，出海那天還「親自下廚治庖」（頁991）餞別。直待徐海安然出海，她才對親如兄弟的阿狗道出答應趙文華的原委，以及自己保持清白的辦法。

正當阿狗納悶，轉身看到「她嘴角掛著一絲當一個人報復得意時才有的笑容；而眼角卻有兩滴不自知其悲傷的淚珠」時，王翠翹忽地「縱身一躍」，阿狗撲救不及，「只看到波濤中沈著一塊王翠翹的紫色頭巾」（頁998）。

高陽筆下一代名妓王翠翹「淒豔詭異」的事蹟，至此劃下句點。《草莽英雄》的故事，也在羅龍文和阿狗的歎息聲中結束了。

參、《草莽英雄》應用王翠翹史料的可能來源

以上所勾稽的王翠翹事蹟，乃是高陽塑造王翠翹形象的主要內涵，而這樣的內涵跟歷來王翠翹史料有著很大的不同。究竟《草莽英雄》中的這些王翠翹故事，作者是怎麼寫出來的呢？茲列舉數端可考者，將《草莽英雄》所言與王翠翹有關的歷史、文學材料加以對照，以明作者寫作素材的可能來源。

一、「豔名四播」與「中人之姿」

在明代歷史文獻上，嘉靖三十七年（1558）采九德撰《倭變事略》提及徐海身邊有「二愛姬」，但並沒有交代姓名；目前所知最早說出王翠翹姓名者，是茅坤的《紀剿除徐海本末》（或簡稱《徐海本末》）。茅坤乃胡宗憲平倭時的幕客，他記錄徐海之事頗為翔實可信^{（註六）}。《紀剿除徐海本末》數度稱該「二愛姬」為「兩侍女」，並曾註明：

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姝，故歌伎也。^{（註七）}

從文獻上看，徐海身邊這兩位心愛的侍女王翠翹、王綠姝，命運差異甚大，翠翹名聲日隆，綠姝則湮沒不顯，在眾多王翠翹相關史料中，王綠姝甚是罕見，甚至名字還被寫錯^{（註八）}。不過，由於《草莽英雄》寫到胡宗憲至瓦子巷王九媽家訪王翠翹時，曾有一位「長身玉立，鬢髮如雲」的侍女「綠珠」打水伺候他洗臉（頁221～222），這位「綠珠」的原型莫非正是「綠姝」？循著「綠珠」的線索找去，我們幾乎可以確定高陽參考過明末清初余懷的〈王翠翹傳〉，因為只有余懷認真寫過綠姝，並且說她就是翠翹家的小妓，後來和翠翹一起留在徐

註六：《四庫全書提要》卷六十四史部傳記類存目六云：「《徐海本末》一卷，明茅坤撰。坤字順甫，歸安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大名兵備副使，事蹟具《明史·文苑傳》。坤好談兵，罷官後，值倭事方急，嘗為胡宗憲招入幕，與共籌兵計。此編乃紀宗憲誘誅寇首徐海之事，皆所親見，故敘述特詳，與史所載，亦多相合。」台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12月五版，第二冊，頁1368。

註七：此據《百部叢書集成》（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刊《借月山房彙鈔》本引。焦竑：《國朝徵獻錄》卷五十七、徐開任：《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九引用本段時，文字亦同。此外，董文成：〈《金雲翹傳》人物原型考〉曾說：「馮汝弼《當湖剿寇紀事》說二人『一名翠翹，一名紫雲』。蓋傳聞之誤。」，《清代文學論稿》（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4年3月），頁56。

註八：例如張萱：《西園見聞錄》卷七十五曾將「綠姝」誤刻為「綠妹」，見《明代傳記叢刊》本（同註4），第一二冊頁431；又如《筆記小說大觀》第十編第四冊（台北：新興書局，1975年12月）之排印本《紀剿除徐海本末》，「綠姝」即被誤作「綠妹」，見頁2395。

海身邊：

王翠翹，臨淄人，幼鬻於倡，冒馬姓，假母呼爲翹兒。美姿首，性聰慧。攜來江南，教之吳歈歌，則善吳歈歌；教之彈胡琵琶，則善彈胡琵琶。吹簫度曲，音吐清越，執板揚聲，往往傾其座客。平康里中，翹兒名藉甚。……會有少年私翹兒金者，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嘉興，更名王翠翹云。當是時，歛人羅龍文饒於財，俠游結賓客，與翠翹交驩最久，兼暱小妓綠珠。而越人徐海者，狡佻，貧無賴，方爲博徒所窘，獨身跳翠翹家伏匿，不敢晝見人。龍文習（惜）其壯士，傾身結友，接臂痛飲，推所暱綠珠與之薦寢，海亦不辭。……徐海者，杭之虎跑寺僧，所謂明山和尚者是也。居無何，海入倭，爲舶主，擁雄兵海上，數侵江南。嘉靖三十五年，圍巡撫阮鶚於桐鄉，翠翹、綠珠皆被擄。海一見驚喜，命翠翹彈胡琵琶以佐酒，日益寵幸，號爲夫人，斥諸姬羅拜。……（註九）

從這段引文看來，余懷筆下的「綠珠」，跟《紀剿除徐海本末》裡的「綠姝」是同一人，而《草莽英雄》中綠珠一角，當是直接取自余懷〈王翠翹傳〉無疑。

更重要的是，把余懷的〈王翠翹傳〉，持與《草莽英雄》相比，不僅綠珠來源得到確認，徐海的「到處拈花惹草」的浪子之說有了著落，甚至連王翠翹的出身（「從小孤苦伶仃，連生身父母都不知道是誰」）、才藝（「彈得一手好琵琶，唱得一口好吳歈」），也都一併找到了出處。余懷既說翠翹「美姿首，

註九：余懷〈王翠翹傳〉收入清張山來輯：《虞初新志》，此據廣文書局影印石印本（台北，1968年1月）引，卷八頁四～五。

性聰慧」、「平康里中，翹兒名藉甚」，那麼高陽說她是「豔名四播的人物」、「紅極一時的名妓」，也算是有根有據了。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文獻都說王翠翹「豔名四播」。明代有兩份王翠翹的傳記資料，就表達過不同的意見，其一是徐學謨的〈王翹兒〉：

王翹兒，故臨淄民家女也。自少鬻於倡家，冒其姓爲馬，假母呼之曰翹兒。攜之來江南，教之吳歎，即善吳歎；教之彈胡琵琶，即善彈胡琵琶。翹兒貌不逾中色，而音吐激越，度曲婉轉，往往傾其座人。一時平康里中諸老妓，皆從翹兒習新聲，竟不能過之也。……（註一〇）

其二是戴士琳的〈李翠翹〉：

京口娼曰李翠翹者，貌可中上，機穎絕倫，甫及笄，即負超然遠舉之志。歎有羅生者，自新安之燕道出京口，邂逅翠翹，翹即心許羅生，生不知也。既逾年，島夷橫行江南，所過殘破。生還自都，已失翹蹤矣。……（註一一）

此二者，內容雖然不盡相同，但都屬於明代民間徐海、翠翹傳說的早期記

註一〇：此據明梅鼎祚輯纂：《青泥蓮花記》卷三「記義」所載引，台北：廣文書局，1980年3月，頁14～15。本文原據合肥黃山書社排印本（1996年2月，頁84）引，在銘傳大學「第三屆中國語文教育之學理與應用學術研討會」宣讀時，特約討論人王國良教授指出，若改採台北廣文書局本，不僅原文較爲正確，而且依出版時間來看，高陽極有可能便是從廣文書局所出版的這部《青泥蓮花記》讀到徐學謨〈王翹兒〉的。此言甚是，今依其指正修訂，並致謝意。

註一一：此據黃宗義輯：《明文海》卷四百十四所載引，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四五七冊，頁758。

錄^(註一二)。徐學謨的〈王翹兒〉，文長近八百字，見於《海隅集》，並被梅鼎祚《青泥蓮花記》、王世貞《續豔異編》、李詡《戒庵老人漫筆》等書一再轉錄，馮夢龍《智囊》且加以改寫成不到四百字的〈王翠翹〉，後來有人還把《智囊》裡的這篇〈王翠翹〉附錄在茅坤的《紀剿除徐海本末》之後，影響甚大^(註一三)；連余懷的〈王翠翹傳〉也是根據徐學謨的〈王翹兒〉增改而來的（包括改「翹兒貌不逾中色」為「美姿首」）。至於戴士琳的〈李翠翹〉，則僅見載於黃宗羲輯《明文海》，流傳不廣。

然而，我們不排除高陽也直接參考過徐學謨〈王翹兒〉、戴士琳〈李翠翹〉二文。理由之一是，高陽雖然採用余懷〈王翠翹傳〉「美姿首」之說，但他書中又曾寫到胡宗憲騙趙文華說王翠翹「只好當個『中人之姿』的老話」。這段「中人之姿」的騙詞的來源，我們猜它可能是出於作者閱讀徐文（「貌不逾中色」）、戴文（「貌可中上」）所留下來的印象。

二、王翠翹與羅龍文、胡宗憲的關係

我們猜想高陽讀過余懷〈王翠翹傳〉和徐學謨〈王翹兒〉、戴士琳〈李翠翹〉，另一個理由是，《草莽英雄》中存在王翠翹與羅龍文、胡宗憲的複雜關係，而這些複雜的關係，亦早見於余、徐、戴三文。

先說羅龍文。史載羅龍文，字小華，乃嚴嵩之子嚴世蕃的密友，曾進嚴府

註一二：徐學謨：〈王翹兒〉篇末有「外史氏」曰：「余過海上，海上之縉紳先生多能道翹兒死事，蓋得之華老人口云。……」（同註10，頁85）；戴士琳：〈李翠翹〉篇末亦有「野史氏」曰：「……余聞此事于金陵人陳岱華，憐其無聞，為傳之。……」（同註11，頁759）。

註一三：研究《金雲翹傳》的學者常誤以為茅坤《紀剿除徐海本末》之後的這篇〈附紀〉，是它原始的附錄，而弄混了寫作時代的先後，誤斷以後各種王翠翹故事的作品是從這篇簡短的〈附紀〉生發出來的。其實不然！這篇〈附紀〉暴露了胡宗憲酒後調戲翠翹的醜態，絕不可能出自胡宗憲幕客茅坤的手筆，那是後人逕取《智囊》縮寫的〈王翠翹〉補上去的，今比對二者，文字不二，現存《紀剿除徐海本末》各版本或加或不加此〈附紀〉，亦可資證明。

註一四：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八「嚴東樓」條載：「羅小華，故徽州人，有才慧，因為世蕃入

爲幕客，任制敕房中書，以受賄而致富，嚴氏敗後，一同伏法^(註一四)。高陽《草莽英雄》寫他懷抱著欲借王翠翹來剷除「巨奸大慝」嚴氏父子的雄心，是太抬舉他了。但高陽說他包養過王翠翹，並有「犧牲王翠翹」的念頭，倒也不是全憑想像。上文引述余懷〈王翠翹傳〉「歎人羅龍文饒於財，俠游結賓客，與翠翹交驩最久」云云，當即是包養之說的來源；而「犧牲王翠翹」之說，則可能得自戴士琳〈李翠翹〉的啓迪。

從文獻上看，情形是這樣子的：據徐學謨〈王翹兒〉載，受胡宗憲派遣去招降徐海者有兩人，先是「華老人」（海上人，翠翹舊識，蒙她拯救始得安返），後爲「羅中書」（即羅龍文，帶大批金珠寶玉去賄賂翠翹），本文還沒有提到王翠翹與羅龍文在招降以前是否相識；到了余懷〈王翠翹傳〉增改徐文時，使者仍爲華老人、羅龍文二人，然已調整關係，故有羅龍文笑謂徐海「非爲胡公作說客，乃爲故人作忠臣」的說詞。至於戴士琳的〈李翠翹〉，其受胡宗憲差遣前去招降徐海者，始終只有一名羅生，並說他是翠翹暗戀過的情人，翠翹曾助他脫困生還，不意自己隨徐海被俘之後：

謂生當活已，所以乞哀萬狀。生卒不向胡公出一死，翹竟死於市。

臨刑，仰天大呼曰：「李翠翹誤識羅生而負徐海，死真晚矣！」^(註一五)

高陽雖未採用戴文翠翹「竟死於市」的結局，但該文抨擊羅生的忘恩負義、見

幕客，入制敕房爲中書，凡通賄皆屬其道地，因致巨富，後亦同嚴籍沒。」（台北：新興書局，1983年10月，頁214）在此附帶一說，余懷：〈王翠翹傳〉篇末曾有「外史氏」曰：「羅龍文者，世稱小華道人，善製煙墨者也。始以游說陰賄翠翹，誘致徐海休兵，可謂智士。然其後依附權勢，與嚴世蕃同斬西市，則視翠翹之死，猶鴻毛之於泰山也。」（語見《虞初新志》卷八頁五，同註9）高陽：《草莽英雄》說羅龍文「多才多藝，最爲人稱道的，就是他製的墨」云

死不救，卻極可能給了他安排羅龍文不惜「犧牲王翠翹」一節的靈感。

再說胡宗憲。史載浙江總督胡宗憲「多權術，喜功名」，曾透過工部侍郎趙文華巴結嚴嵩父子，「歲遺金帛子女珍奇淫巧無數」，並利用羅龍文的管道，「自擬旨授龍文以達世蕃」^(註一六)。他在歷史上的功過，評價不一，而在傳述王翠翹故事的文學作品中形象卻「一直不很高明，而且有每況愈下的傾向」^(註一七)。觀諸《草莽英雄》全書，高陽對胡宗憲大體上是採取隱惡揚善的作法的，例如寫他初訪王翠翹，忍不住「對王翠翹調笑親熱，不大有顧忌」，然「未到放浪形骸的地步」一節，事實上原是胡宗憲的一樁醜聞——他在斬首徐海的同時，生擒到王翠翹：

捷至，督府供張轅門，以享諸參佐，令翹兒歌而遍行酒。諸參佐皆起而為督府壽，督府酒酣心動，亦握槊降階，而與翹兒戲。夜深，席大亂。明日，督府頗悔夜來醉中事，而以翹兒功高，不忍殺之，乃以賜所調永順酋長。^(註一八)

高陽既然讀過徐學謨〈王翹兒〉與余懷〈王翠翹傳〉，不可能忽略王翠翹曾遭胡宗憲酒後當眾調戲的醜行。我們推測，他是為了配合胡宗憲正面形象的塑造，才刻意提前去改寫二人的這場親密接觸；可惜這樣的手法，反而顯得有些欲蓋彌彰。

云（頁213），當本於此。

註一五：同註11，頁759。

註一六：引文見於清張廷玉等撰：《明史·胡宗憲傳》，同註4，頁504～505。

註一七：詳參王千宜：《金雲翹傳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年6月），頁178。

三、徐海與王翠翹的出家

高陽寫作《草莽英雄》，的確參考了許多明代倭寇史料，有些看似簡單的細節安排，在對照對過相關文獻以後，很能讓我們感受他的博學多聞。像是書中描述徐海出家一節，隨筆一書，說那四空和尚「算起來是徐海的表叔」（頁64），彷彿無關緊要，然而當我們知道徐海投寇的歷史事實以後，看法就又不同了。

鄭樸生先生說：

徐海乃徐銓之姪，……據鄭舜功《日本一鑑》〈窮河話海〉卷七，〈流逋〉的記載，則其投身海寇的時期似為嘉靖三十年其叔銓來市瀝港而與之偕往日本之際。徐銓即徐惟學，又名碧溪，原為鹽商，因生意失敗而加入走私行列。……銓，原為渠魁王直之黨羽，不出數年，其姪海竟被明朝當局目為僅次於直之私梟。（註一九）

原來虎跑寺僧徐海是還俗以後跟著海盜叔叔去當海盜的。那麼，高陽描寫海盜徐海跟著和尚叔叔去做和尚，豈不有異曲同工之妙嗎？

《草莽英雄》寫徐海找叔叔出家，不無參考史實徐海隨其叔為寇的可能。然而，高陽另外還寫了王翠翹出家當尼姑的故事，這段情節的來源就費人疑猜了。這是因為大部分王翠翹史料中，含徐學謨〈王翹兒〉、余懷〈王翠翹傳〉、戴士琳〈李翠翹〉三文在內，都沒有翠翹出家的說法。如果這個說法不是出自小說家的虛構，那麼所本為何？惟一的可能，是來自明末清初青心才人的白話小說《金雲翹傳》。

註一八：此據徐學謨：〈王翹兒〉引（同註10，廣文版，頁16）；余懷：〈王翠翹傳〉所述，與此大同

按青心才人《金雲翹傳》二十回，是王翠翹故事演變過程中對後世文學（明清小說戲曲、日本翻譯改寫小說、越南敘事長詩兼及廣西民間故事）影響最大的作品。然而，這部以才子（「金」重）佳人（王翠「雲」、王翠「翹」）離合為主軸的愛情悲喜劇，說女主角王翠翹是北京王員外的閨女，因賣身贖父而淪落為娼，因老鴇虐待而急於從良，因遇人不淑而遭妒婦欺凌，因不堪凌辱而遁入空門（第十六回〈觀音閣冒險相視，文殊庵陶情題詠〉），因誤中奸計而復落娼家，直到第十七至第十九回，才穿插進好漢徐海將軍替她贖身復仇卻受降被殲的歷史故事（故事近於徐學謨〈王翹兒〉所述），最後投江獲救，與妹妹翠雲同歸金重。如此內容，固然受到古今中外大批文人百姓的青睞，卻似乎沒有獲得歷史小說家高陽的共鳴，所以我們看不出《草莽英雄》對青心才人的《金雲翹傳》有何繼承？勉強要算的話，也就僅只王翠翹出家避難一事了（註二〇）。

四、「到頭來總是一個守節的人」

關於王翠翹之死，歷來史料文獻說法不一。《紀剿除徐海始末》語焉不詳，只知必在徐海被斬之後。戴士琳〈李翠翹〉則說「翹竟死於市」，臨刑前悔恨誤識羅生，怪他見死不救，此說最是與眾不同。更普遍的講法是，王翠翹死在胡宗憲將她賜給永順酋長之後：

翹兒既從永順酋長，去之錢唐。舟中輟悵悵不自得，歎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酋而更屬一酋，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註二一）

註二〇：王翠翹出家避難一事，除了青心才人《金雲翹傳》小說述及之外，越南阮攸譯改的《金雲翹傳》喃傳長詩（以及回傳中國廣西京族的〈金仲和阿翹〉民間故事）、日本曲亭馬琴譯改的《風俗金魚傳》和文小說，亦見類似安排，但它們都比青心才人《金雲翹傳》更不可能是高陽《草莽英雄》寫作的素材來源。

註二一：同註18。

徐學謨〈王翹兒〉篇末「外史氏曰」對翠翹之死的評論是：

悲夫！翹兒以一賤倡，能審於順逆，身陷不測，竟滅賊以報國，誠偉烈矣！……而翹之卒死以殉海，其或可附於墜樓之義也乎？^(註二二)

余懷〈王翠翹傳〉篇末「外史氏曰」也評論道：

嗟乎！翠翹以一死報徐海，其志亦可哀也。^(註二三)

他們都主張王翠翹投江是爲了報答徐海的寵信，並肯定她視死如歸的義烈精神。

面對這樣的評論，研究者尙且不滿，嚴批殉海之說「掩蓋了胡宗憲的罪過」，若要猜測翠翹之死另有爲羅龍文殉情的可能，那可就得被扣上「對翠翹人格的污辱和誹謗」的帽子了。^(註二四)

然而，就事論事，王翠翹不死於徐海中計遭殲的當下，而死在胡宗憲醉戲以賜永順曾長，去之錢唐的途中，的確有點如戴士琳〈李翠翹〉中翠翹所自呼：「死真晚矣！」高陽應該是看出了王翠翹死亡時間的可議，於是特意增添趙文華奪豔的想像情節，讓王翠翹爲愛人投海殉情的時間，提前到拯救徐海安然出海之後（亦即徐海下回再上朝廷詐招的當之前），隨即縱身一躍，以實踐「到

註二二：同前註。

註二三：同註9，卷八頁五。

註二四：引文見於董文成：〈《金雲翹傳》故事的演化〉，《清代文學論稿》（同註7），頁39。董先生認爲《虞初新志》編輯者張山來的評論（「胡公之於翠翹，不以賜小華，而以賜曾長，誠何心乎？觀翠翹生致之後，不能即死，居然行酒於諸參佐前，則其意有所屬，從可知已。其投江湖以死，當非報明山也」）：「言下之意是說翠翹因爲未能同舊情人羅龍文重新結合而以死殉情。」他覺得這種評論「俗不可耐」。

頭來總是一個守節的人」的承諾。

由此看來，高陽《草莽英雄》裡「淒豔詭異」的王翠翹故事的部分，其應用史料的手法還是挺高明的。

肆、結語

在中國青心才人《金雲翹傳》小說的帶動下，亞洲地區從明末清初以來開始盛傳一代名妓王翠翹的奮鬥故事；在越南天才詩人阮攸的成功改寫之下，敘事長詩《金雲翹傳》也逐漸晉登世界文學的舞台，綻放著王翠翹動人的光輝。台灣歷史小說名家高陽，竟亦獨具慧眼地同樣選擇了王翠翹，去創作《草莽英雄》這般具有海洋風格的波濤洶湧的作品。一念及此，不免令人感到雀躍，並且很想對這部小說的素材來源及其應用手法再做進一步的了解。

基於這樣的心理，筆者專以王翠翹為對象，先是勾稽了高陽筆下王翠翹的身世、勸降、出家、投海等幾個重要階段的形象及其事蹟，然後循線去探索《草莽英雄》應用王翠翹史料的各種可能來源，結果發現高陽主要是參考明代民間徐海、翠翹傳說的早期記錄：徐學謨的〈王翹兒〉及其增改之作——余懷的〈王翠翹傳〉，和戴士琳的〈李翠翹〉這三篇文言材料，從中獲取靈感，賦予高度的想像，努力重新創造一個嶄新的王翠翹形象。著名的青心才人《金雲翹傳》白話小說，卻頂多僅止於提供王翠翹出家避難一節的構想而已。這樣的結果，著實有些出人意表。為什麼高陽在王翠翹這個具有豐富基礎的題材上，寧捨白話長篇《金雲翹傳》不用，而專取幾篇民間傳說性質濃郁的文言短篇呢？

或許有一個理由可以解釋：高陽對中國古典小說其實不像我們所以為的那麼熟悉。例如《草莽英雄》裡曾說趙文華想看些靈怪、煙粉的「驅睡魔的奇書怪書」：

胡宗憲亦格外巴結，一回到家，便親自在書房中檢齊了《西遊記》的鈔本，另外取了些新刻的《肉蒲團》、《燈草和尚》、《貪歡報》之類的禁書，用塊錦袱包好，命一名得力家人，專送趙文華行館。
(頁164)

文中提到的三種「禁書」，《肉蒲團》、《燈草和尚》都是清初之作，較早的《貪歡報》（即《歡喜冤家》），作者西湖漁隱主人也是晚至崇禎十三年（1640）才編纂完成的^{（註二五）}，胡宗憲在嘉靖年間根本就不可能擁有這些書，說它們是回家拿得到的新刻禁書，豈不笑話？

再者，《金雲翹傳》雖非禁書，但在民國七十年（1981）高陽出版《草莽英雄》以前，台灣地區並無此書通行，高陽會不會根本就沒有機會看到《金雲翹傳》小說，甚至不知道它對後世文學影響之深？

不過，換個角度來想，高陽也可能讀過《金雲翹傳》小說而擱置一旁，決心不受它的限制。畢竟他真正要做的工作是創作歷史小說（「以歷史入小說，用小說述歷史」），既已選定明代嘉靖年間倭寇之亂的特殊時代為背景，只要佐以相關人物基本的史料傳說，哪怕只是蛛絲馬跡，他也絕對有將它想像擴張為堂堂佳構而「逸趣橫生，令人不忍釋手」的生花妙筆的。

我們探究高陽《草莽英雄》中王翠翹史料的來源與應用，儘管發現其寫作素材來源不豐，卻也再一次印證他歷史小說一貫的取材策略與整體特色^{（註二六）}。

註二五：詳參陳慶浩、王秋桂主編《思無邪匯寶》第十、第十五、第二十二冊之出版說明，台北：大英百科公司，1994月10～1995年9月。《思無邪匯寶》提要與《歡喜冤家》的成書年代，可另參陳益源：《小說與豔情》，上海：學林出版社，2000年8月。

註二六：蔡詩萍：〈「古為今用」的現實反諷〉曾概括指出：「高陽的歷史小說，整體而言，有幾項特